



核心报道

断头路惹祸

晚上回家摔下沟渠身亡

摔下桥的村民叫喻家升，今年65岁，尖山社区年丰组村民。4月16日，喻家升到妹妹家帮忙操办其公公的丧事，晚上8点左右骑着电动车往家赶。可是当晚，家人一直没有等到他的归来。次日早晨5点半左右，一位村民经过小石桥时，看到沟里趴着个人，他赶紧喊人，此时胡某上班路过，他们立即报了警。民警赶到现场时，摔倒沟里的老人已经身亡。

昨天，参与抬人的竺泽友说，当时桥下的一个人趴在水沟东侧的沟坎石头上，还保持着攀爬的姿势，显然是想爬到公路上去。很快，摔下桥的人被证实是喻家升。

事发现场是条“断头路”

昨天中午，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，这是一条两车道的东西向水泥路，从西头横穿街道的玉(带)马(鞍)线公路下来，约100米就到了一座石桥桥头。奇怪的是，这条村道约七米宽，但石桥只有一股车道宽，南侧的水泥路修到了桥头就停下了，在桥对面，水泥路同样抵到了桥头，约几米宽的沟渠张着“大嘴”。

附近的村民们指着桥下的大石

韶两句 24 小时读者热线: 96000 都市圈网 www.dsqq.cn E-mail: xdkb@kuaibao.net

责编:张虎 美编:于飞 组版:谈雷

现代快报
2013.4.18 星期四

封18

南京六合一村道拓宽，留下几米宽的“豁口”，一村民晚上经过出了事 骑车冲下“断头路”不幸身亡

在南京市六合区马鞍街道尖山社区，一条“村村通”水泥路从4米拓宽到了7米，可是路上一座小石桥却一直没有拓宽，呈现出“两股车道一股桥面”的怪现象，且桥头未设置围挡及警示标识。4月16日晚上，一名村民骑电动车回家时，从“断头路”上连人带车摔倒到桥下3米深的沟渠里，第二天早晨被人发现时，已不幸身亡。

现代快报记者 孙玉春 实习生 巫君超



道路拓宽了桥却没有拓宽，一股车道成了断头路 现代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

头告诉记者，夜里喻家升从桥西头连人带车掉下去，摔到了河沟中间的一排石头上，石头上还有斑斑血迹。一位村民称，从血迹位置到最后发现尸体的位置，有三米左右。“夜里四点钟，曾有人经过这里，听到桥下传出‘我的妈唉’。”那个人当时吓得不轻，没看就跑了。

曾有村民从这里摔下去

记者看到，断头路尽头只有一道10厘米高的水泥护坡。“如果是白天，骑到跟前就能发现。夜里看不清，远看这条路是通的。”村民说，虽然大家都很熟悉这段路况，但不能

保证不发生意外。据了解，在去年年底，49岁的村民陈学琴骑电动车也是撞上水泥护坡，人摔伤了。20天前，村民厉光业晚上骑摩托车回家经过这里，因避让三轮车，结果连人带车飞下沟，脸上留下了伤疤。

昨天中午，现代快报记者在现场看到，施工队已经过来，紧急在断头路前面设置了木板围挡。

据了解，经法医鉴定，喻家升的死因是摔下去后肋骨骨折刺穿脾脏，大出血致死。街道和社区表示，这个事与修路有关，所以会承担责任。昨天，死者家属一直在社区处理此事，双方正在商谈赔偿金额。

焦点1

为何桥面没拓宽？

马鞍街道农路办:资金上有困难

马鞍街道农路办主任王学军介绍，这条路属于镇村级灰色化道路，区交通局有要求，为了实施公交村村通，要对农村道路拓宽改造，去年9月份开始施工，春节前结束。

桥面为什么没有同步拓宽？

王学军称，社区是作为主体来进行工程发包，街道补贴部分资金。“村级财力有限，修路同时再修

桥，资金上也有困难。”路修好后，街道领导曾经到现场视察过，要求村里尽快制作警示标识。社区联系了南京一家交通设施公司，但直到昨天上午，那家公司才打电话说第二天就来安装。据了解，这条路还是“校车路”。

王学军称，这条路连接的其他村的道路尚未完工，目前整条路还没有经过交通局验收。

焦点2

为什么没有围挡？

社区:新桥要开工，没在意眼下的事

记者了解到，老桥的拓宽改造当初并未列入工程计划之内。据尖山社区书记陈长银介绍，那座石桥下面是灌溉沟，他们已经在今年开春之后向水利部门打了报告。“即使不出这个事，老桥拓宽也将在一个月内开工。”而水利部门不批下来没钱施工。

陈书记还表示，当时是老路改造，桥不能断，怕影响交通。修此事，村民们此前就摔下去过的事，他一直没有听人提起。

路是下半年，去年九月份阴雨连绵，老桥施工难以开展，路修了再准备搞桥时已到了冬季，造出来的桥质量也会有问题。对于安全问题，陈长银说，因为新桥快开工了，所以没有太在意眼下的情况。此前他们用木桩拉红布带子挡过，后来不见了。但他表示，村民们此前就摔下去过的事，他一直没有听人提起。



舆论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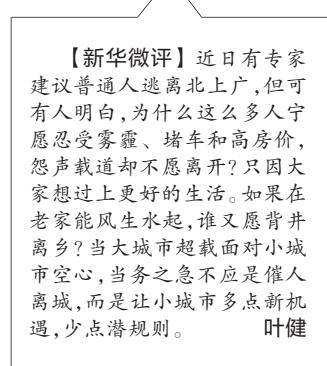
声音排行榜

NO1 “干部队伍中的‘中国式过马路’现象，表面上是一种官场群体效应，实质上是法治规则失范所致。”——语出《南方日报》评论员

NO2 “在疯狂申遗的背后，隐藏的是当地政府对所谓‘政绩’和经济利益的疯狂追逐。”——语出新华社新媒体专电锐评论

NO3 “北京容纳的是高收入群体，北漂请逃离北京。”——语出财经评论员叶檀

【新华微评】近日有专家建议普通人逃离北上广，但可有人明白，为什么这么多人宁愿忍受雾霾、堵车和高房价，怨声载道却不愿离开？只因大家想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如果在老家能风生水起，谁又愿背井离乡？当大城市超载面对小城市空心，当务之急不应是催人离城，而是让小城市多点新机遇，少点潜规则。 叶健



韶两句

24 小时读者热线: 96000 都市圈网 www.dsqq.cn E-mail: xdkb@kuaibao.net

让环评程序更透明，接受群众监督。

责编:刘方志 组版:谈雷

重音

17日“新华时评”“美丽中国”不容环评造假》摘要：作为国家“四纵四横”高速铁路重要组成部分的北京至沈阳铁路客运专线，近日被爆未能通过环评审批。该项目环评公众参与环节的问卷调查中“同意项目者送礼物，不同意项目者不发问卷”现象，不禁令人对一些工程项目环评的严肃性、科学性心生疑虑。环评造假，原因主要有三：一是难以遏制的政绩冲动。一些地方至今仍以GDP为政绩考核的核心指标，重点工程项目的环评仅是走个程序。二是环评制度尚存不足。我国相关法律缺乏对环评造假者的惩罚措施，一些环评单位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，往往“拿人钱财为人消灾”，想方设法使环评报告获得通过，给不符合环保条件的项目穿上了合法外衣。三是环评程序不透明。尽管环评阶段的公众参与日渐受到重视，但公众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依然有限，处理公众意见走过场现象比较普遍。

名嘴说

南京电视台《东升工作室》主持人东升

“为什么实际征收补偿价格有时不会与少数人的心理价位一致？那就是因为科学在与非科学发生矛盾。”——东升在节目中关注南京建邺区鹭鸣苑小区在征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

江苏城市频道《零距离》主持人大林

“这是一种暴戾之气的病态。而更可怕的是，每个人都讨厌这个病，但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染上了这个病。”——大林就“南航金城学院两学生冲突一人死亡”置评

南京电视台十八频道《听我韶韶》主持人老吴

“为什么小偷治不住？为什么渣土车治不住？渣土车跟南京的小偷是一对孪生兄弟。”——老吴在节目中说

南京电视台十八频道《标点新闻》主持人李钰

“一说到节约，就迫不及待地要涨价，把负担转移到老百姓身上，这种习惯性思路是不是存在一些问题呢？”——李钰在节目中直言

江苏公共频道《老陆读报》主持人陆德峰

“把遗产给狗多是子女不孝，那是现在；把遗产给狗和子女孝与不孝无关，那是将来。这叫社会进步。”——陆德峰在节目中说



报眼

17日《青年时报》#《我们丢失了对文字的敬畏》

看看满街的“牛皮癣”，以及景区里各种风格、各种字体的签名留念，甚至是蹲在公共厕所里一边意淫一边草就的打油诗。这时候，我们引以为豪的文字中充满了私欲、猥亵。当

涂鸦成为一种习惯，凝重的汉字就变得轻浮。 作者 阮向民

17日《新京报》#《中国离“过多福利”还很遥远》

现在开始担忧“过多福利”，是过于“超前”了。西方部分国家之所以陷入“高福利陷阱”，主要原因在于财政收入的增长，远远跟不上福利支出的增长。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。 作者 大白

来论

调价保的哥，算计的还是乘客

北京出台意见，规定出租车“份子钱”动态调整定期公布标准。此外，意见提出要建立租价油价联动动态调整机制，调价所增加的收益全部转给驾驶员，企业不允许变相占有。(详见今日快报A1版)

“份子钱”依然是一块难动的奶酪。很明显，通过调价做大蛋糕，增加的哥的收入，稀释“份子钱”过高比例。挖肉补疮，调价保的哥，算计的还是乘客。按理说，出租车是公共交通的补充部分，具有一定的公益属性，“份子钱”在服务价格中的占比如何，事实上反映出价格合理的成分。一直以来，“份子钱”中成本的因素以及营利的空间，都是一个谜。换言之，出租车定价机制本就有缺陷，成本不透明，那么所谓的调价，本就缺少现实合理性的支撑。

更重要的是，即便是乘客买了调

和矛盾的单，未必会给乘客带来切身的便捷。首先是打的难问题会依然存在。事实上，出租车行业的“死结”在于特许经营和数量管制。运营数量的严格管制，限制了出租车服务的供给总量；特许经营制造了变相垄断，消解了公共服务市场供给，调节供需关系与利益契合的主要功能，而所制订的行业规则，规定“份子钱”，形成直接盘剥司机、间接盘剥乘客的恶性循环，使城市出租车的使用环境不断恶化。 调价保的哥体现了现有出租车行政管理依赖的强大惯性，也让行政管理干预过深过多的症结得以凸显。从长远来看，允许出租车个体营运，有条件放开出租车营运市场，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。而当下，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震荡，理应逐步放开数量管制，并设置出租车公司退市的时间表。 湖北 木须虫